

观史

菏泽曹县县城西北30公里，有座安陵垤堆。垤堆附近，有三个相距不过两三里路，呈“品”字形排列的村庄：刘岗、曹楼、伊庄。它们一前两后、相依相连，俨然一座天然的连环堡垒，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红三村”。

平原地区没有山地可以依托，广大人民就是可依托的“山地”，人心就是最可靠的堡垒。8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的作战地图上，广阔平原上的三村被红笔狠狠围住，中间写着一个醒目的“赤”字。这个“赤”字，写满了侵略者的恐惧和愤怒，是“红三村”永不褪色的勋章。

铁骨铮铮
『红三村』

□ 本报记者 张九龙 蒋鑫



红三村抗日联防指挥部旧址

200对9000 固守128天

走进刘岗村里的陈列室，可以看到当年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军民使用过的部分装备，墙上悬挂的是反映“红三村”保卫战经过的图片。

在这里，记者见到了74岁的村民刘全义。年轻时，他是村里的村医，常利用出诊机会，向村民们了解抗战时期的历史故事。每每听到一个未曾听过的事迹，他便整理出来。如今，他是村里的红色义务讲解员。

鲁西南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也是控制陇海路的前沿阵地。抗战时期，刘岗、曹楼、伊庄是曹县抗日政府、鲁西南地委机关、鲁西南军分区所在地，堪称鲁西南地区的革命“心脏”。1939年2月起，杨得志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长期驻守这里，使其战略地位更加突出。

正因如此，当年敌人十分忌惮三村，在作战地图上用红笔画个圈，写了个大大的“赤”字。三村老百姓听说后，都自豪地说：“对，咱就是赤，咱就是红，红透了！”从此，三个村庄有了个共同的名字：红三村。

1940年9月初，当地八路军主力部队奉命北上，奔赴河北作战。根据地仅留下鲁西南地委机关和地方游击队，共计200余人继续坚持斗争。得知我主力部队离开的消息后，盘踞在周边的伪军纠集了9000多兵力，妄图趁机摧毁根据地。

鲁西南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设立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范围内有100多个村庄，第二道防线有20多个村庄，第三道防线就是“红三村”。当时，正值秋收秋种的季节，为不误农民生产，地委号召民众“一手拿枪，一手生产”，抓紧时间搞好秋收秋种。同时，组织群众打更守夜，站岗放哨，坚壁清野。

面对强大的敌人，大家英勇抗击，但终因众寡悬殊，根据地一天天缩小，最后只剩下“红三村”和周围的狭小地带。“红三村”一马平川，为了防御敌人，各村迅速行动起来，把原有的寨墙加高加厚，壕沟加深加宽，沟内通水，村内外修筑战壕、掩体；寨墙上准备了土枪、土炮、长矛、砖石，墙垛上备有滚木和礮石。三村之间还挖通了地道，便于相互支援。

10月下旬的一天深夜，一千多敌人带着云梯开始进攻伊庄。敌人刚接近伊庄寨墙，就遭到守寨民兵的迎头痛击。民兵推下滚木，又用手榴弹、石头、瓦块向外狠砸，敌人损失惨重。可是，敌人如潮水般不断涌来，形势十分危急。就在这关键时刻，刘岗、曹楼的民兵从两边赶来增援，一时间四面

枪声大作，杀声震天。敌人受到夹击，不敢恋战，仓皇逃窜。这是保卫三村的第一仗，此战毙敌200余人，缴获枪支170余支，三村民众士气大振。

此后，敌人又多次发动进攻并尝试包围，但均以失败告终。天气渐冷，敌人改变策略，决定对三村实行封锁围困，并不时发动袭扰。三村联防合作，用地道战、游击战阻击敌人。一有敌军来犯，三村就人人上寨，有枪拿枪，没枪拿刀，甚至用抓钩、锄头、砖头、瓦块对抗敌人。白天杀声震耳，夜晚灯火通明，一村有情况，三村齐支援，敌人竟没有可乘之机。一天又一天，9000多伪军始终无法攻破三村。

到了1940年底，三村斗争已坚持三个多月，人力、物力消耗巨大，粮食、药品、弹药极度匮乏，斗争越来越艰苦。地委干部和守寨部队同吃同住，以野菜、红薯叶充饥。村民们忍饥挨饿，仍想方设法省吃俭用，支援守寨干部和民兵。天寒地冻，妇救会会员募集了棉花和旧布，做出上百件棉坎肩，送给守寨队御寒。堡垒户刘大爷把家里仅有的玉米面都做成了饼子，端给地委干部吃，一家老小却喝稀粥。

在坚守村寨的同时，地委派出征工人员，深入敌区瓦解伪军，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抗粮抗捐，开展“反资敌”运动。一时间，各路敌人内部矛盾激化，自顾不暇。1941年1月，三村顽强斗敌的消息传到了冀鲁豫军区，军区立即派出主力部队，昼夜赶赴曹县救援。三村群众里应外合，一举歼敌1500人，缴枪近千支。至此，坚持了128天的“固守三村保卫战”，宣告胜利结束。

无险可守的鲁西南平原，成了易守难攻的“人造山”，这是人民战争的力量。经此一役，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扩大到了菏泽以南，定陶以西，民权、考城以北，东明以东，形成以曹县为中心、纵横50余公里的规模。“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共御强敌。三村军民坚持抗日联防斗争，铸就鲁西南第一个红色堡垒，创造了地方武装固守平原村庄、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刘全义说。

冀鲁豫边区党委、冀鲁豫军区对三村联防斗争给予很高评价，专门写出报告，绘出三村联防图，上报中央。军区政委苏振华在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题为《鲁西南三个村的斗争是怎样坚持的》报告，将三村作为反封锁、反蚕食斗争的典型范例在全区推广。司令员杨得志给三村人民写了嘉奖信：“你们光荣的斗争，你们光荣的名字，将永远铭记在鲁西南人民的心中。”

大水牢惨案 无一人屈服

在刘岗中心广场的“红三村保卫战”雕塑不远处，有一座石质碑亭，亭下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这是大水牢惨案纪念碑，也是秦兴体烈士纪念馆，上面详细记录了水牢惨案的全过程。”刘全义说。

1943年的秋天，日本侵略者对鲁西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的“大扫荡”，扬言要消灭革命根据地，荡平“红三村”。地委得知消息后火速行动，组织群众连夜进行转移。

秦兴体，1905年出生于河南省修武县，

1924年加入中国共青团，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爆发后，返乡组建修武抗日游击队，后被编为八路军，从此一路随军抗日。此时，秦兴体任军分区后勤股长，在刘岗他一边组织人员抢运物资，一边掩护群众紧急撤离。

可是时间过于紧张，没等所有人员和物资转移完毕，1500余名敌人就已经包围了刘岗。没能撤离的1000余名刘岗军民被驱赶到一起，黑压压地站满整个打麦场。日军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要求说出八路军和物资的下落。一时间，刘岗变成了血腥弥漫、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

第二天是重阳节，天刚亮，日军便驱赶着乡亲们来到了村寨东门附近。路南有一个水塘，水深1米有余，坑边有一片空地，水塘四周有十余棵柳树。日军逼迫村民进入水坑之中，敌人规定，不论个头高低，肩膀一律不准露出水面，否则就用砖头砸。人们坐不能坐，站不能站，只好弯着腰泡在水里活受罪。

时值深秋，壕水冰冷，有几位年老体弱的乡亲，不久便栽倒在水里。敌人在坑边放了一张刑床，不时从水坑里拉出人捆在刑床上逼供。狗咬、鞭打、刀刺，敌人的残暴，没能吓倒刘岗民众，无论如何审讯，乡亲们始终咬定说“不知道”，许多人被活活折磨致死。

面对敌人的暴行，身在水坑的秦兴体，几次想冲出去和敌人拼命，可都被乡亲们紧紧围住、动弹不得。眼看着村民一个个被杀，秦兴体再也忍受不了。就在新一轮屠杀即将开始之际，他挣脱了几只紧紧抓着他衣服的村民的手，挤出了群众包围圈，直挺挺地站了出来，大声吼道：“住手！我就是共产党，我就是八路军！他们都是老百姓，与他们无关，有什么事冲我来。”



红三村抗日联防遗址

他冲出水坑，面对日本军官，怒目而视，毫无畏惧。此后，秦兴体忍受着各种严酷的刑罚，但始终拒绝透露部队的秘密，他高声呼喊抗日口号，为乡亲们鼓励助威，敌人恼羞成怒，最终将他残忍杀害。

刘岗这场骇人听闻的水牢惨案，持续了7天7夜，400多人遭受酷刑，120多人死亡，400余间房屋被烧毁。刘岗人始终坚贞不屈，没有一个向敌人低头，随后八路军部队赶来营救，敌人只能悻悻逃走、无功而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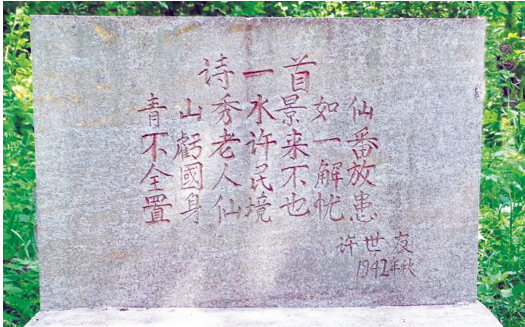
铮铮铁骨，军民一体。1977年，“红三村抗日联防遗址”成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了让子孙后代记住这段历史，2013年春天，刘岗的三位老人拿着筐箩在“红三村”募捐，短时间内，并不富裕的父老乡亲竟凑出了5万元。2015年9月2日，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纪念碑在刘岗落成，近千名村民参加了落成仪式。

寒来暑往，阳光为纪念碑一遍遍镀上金辉。又是十年过去了，村民们每每走过这里，总会抬头仰望，也会聚在这里，讲起往事，“红三村”的抗战故事就这样一代代流传。

“历史不会忘记，我们同样不会忘记。”年过古稀的刘全义，一讲起村里的红色故事，总是语气铿锵、滔滔不绝。“要让‘红三村’的故事走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藏红不露的小山村

□ 乔元明



抗日战争时期，在海阳县北部、昌水河畔，林寺山和马石山西侧，有个叫姜格庄的村庄，是胶东军区驻地、胶东公安局的发源地，许世友司令员率领军民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和脍炙人口的故事流传至今。

全面抗战爆发后，许世友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1938年春，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副旅长，随朱德出师太行山。同年12月，随刘伯承、邓小平进军冀南，参与指挥香城固伏击战伏击日军。1940年9月，许世友调任清河地区的山东纵队第三旅，接替牺牲的马耀南任旅长。

为加强胶东的反投降战役，1941年2月17日，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决定许世友率领清河独立团挺进胶东。3月14日在艾山山区黄城阳成立胶东反投降指挥部，统一指挥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和五支队打击投降派。在5个月的反投降战役中，许世友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奇袭牙山、占领桃村、攻占观水、摧毁屋子、收复郭城、会战榆山、围攻发城，一路攻城新将，打垮了赵保原、蔡晋康、苗魁、郑维屏等10多个大小投降派司令，胶东抗日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看到许世友反投降胜利的捷报后，赞扬这位爱将：“许世友打红了胶东半天了！了不起，了不起！”

为巩固牙山崑崙山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5月起，胶东区党、政、军、群机关陆续搬到海阳姜格庄及周边村庄驻扎。在一次庆祝战斗胜利的祝捷大会上，许世友经五旅旅长吴克华牵线搭桥认识了田明兰并相爱。胶东反投降结束后，许世友率清河独立团返回山东纵队第三旅，并于1942年2月任山东纵队参谋长。

1942年8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实行主力军地方化指示，山东纵队正式改为山东军区。此前为统一胶东地区各部指挥，7月1日在海阳吴村成立胶东军区，胶东区委书记林浩兼政委、王彬任副司令员、贾若瑜任参谋长、彭嘉庆任政治部主任。10月，许世友被任命为胶东军区司令员、陆升勋为副司令员。许世友从滨海抗日根据地出发，星宿夜行、巧妙周旋、突破层层封锁，翻越沂蒙山区、跨过胶济铁路，历经艰难险阻，于11月上旬冬季反“扫荡”前进入胶东军区根据地莱阳边界。11月15日，许世友一行到达莱东县龙门山抗日根据地。第二天察看龙门山地形时，看到山势巍峨险峻，谷深林密，不禁心情难平，当即赋诗一首：

青山秀水景如仙，
不亏老许来一番。
全国人民不解放，
置身仙境也忧患。

这首语言朴实而意境深远的七言绝句，抒发了许世友热爱祖国，赞美胶东的赤子之情。至今在龙门山中，还矗立着许世友将军的这座诗碑。

据时任胶东军区参谋长贾若瑜回忆，许世友司令员11月17日第二次来到胶东，并驻扎在司令部所在地姜格庄村。当晚听取了胶东军区营以上干部会议冬季反“扫荡”的动员和部署，划分了团的活动范围。胶东军区及胶东区党政群机关从驻地姜格庄、战场泊村出发，在第十七团一营、军区特务营和骑兵连的掩护下，隐蔽地突破敌军的封锁线，向东跳出包围圈，移至外线。许世友率指挥机关直插牟海的冯家村等敌军据点，并绕道到棘子埠村待机而动。胶东军区十六团、十七团、抗大教导二团分别依托招虎山、鹤垛山、牙山，化整为零，以营、连为单位配合主力部队反“扫荡”，并待机突围。主力部队适时跳到外线，与地方武装结合，向敌人主动发起进攻，相继举行大破袭、炸桥路、伏击敌人。涌现出“马石山十勇士”等可歌可泣的英雄。

1943年春天，许世友与田明兰经过一年的相恋，在姜格庄村范家祠堂举行了婚礼。部分部队干部战士参加婚礼，清茶一杯，喜糖一包，许世友现场表演了他拿手的少林拳。婚房设在房东范守元家。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两人生死与共，相敬如宾。

1940年以前，胶东区级公安机关的职能先后由部队军法处、党委政治保卫局、党委宣传部承担。1940年12月，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制定颁布《胶东公安局组织条例》，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公安局组织条例，为胶东公安工作的开展明确了组织原则和法律保障。1941年5月，胶东区公安局在海阳姜格庄正式成立，是山东根据地最早的区级公安局之一。1942年胶东区公安局仅有2名局长、3名科长，机关干部10人左右；还有1个直属警卫连，120人左右；所属最多时有潍县、安丘、胶县以东的59个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公安干部战士2100人左右。

1942年6月，胶东区党委在姜格庄召开第三次锄奸联席会议，宣布胶东区党委社会部和胶东市公安局合并，对外统称为公安局。胶东公安从姜格庄诞生，随着抗日战争、进军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从胶东解放区抽调了2600多名公安战士支援全国。他们响应党的号召，从胶东大地出发，渡渤海、跨长江、越戈壁、下南疆，义无反顾地踏上新的征程、续写了新中国解放、建设的新篇章。

如今的姜格庄更名为北姜格庄村，已发展到500余户、1400余人，英雄山河换新颜，乡村振兴谱新篇。烟台市公安局、市教育局结对帮扶，采取“党建+合作社+特色产业”的方式，在传统农业种植的基础上，建设果蔬种植基地和红色文化特色村，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